

使徒和先知“重出江湖”？！

**——从圣经和神学角度看现代“使徒性
新改革运动”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刘世尧牧师

目录:

引言.....	1
一、“使徒先知运动”到底是什么?	2
二、可“赞”之处.....	3
三、当再思之处.....	4
使徒的意义.....	5
先知的意义.....	12
结论：胸怀大公精神，发扬卫理特色!	19

引言：

有一天，一位青年人藉面子书问我：“牧师，现今是否有先知与使徒这两个职分？由于圣经的所有启示已经完整了，现在只要做牧养与教导的工作就好了？”

显然，他是接触了一群积极推动“使徒先知运动”（**Apostolic and Prophetic Movement**）的基督徒而有这神学反思和疑问。

我想，使徒行传 17:10-12 所记载的一个历史故事，是我们思考和探讨以上问题的好起点。当时，在欧洲马其顿的西南方有一个城市叫庇哩亚（Berea，在今天的希腊国境内）。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存在。有一天，来了两个犹太同胞，叫保罗和西拉（当时，保罗已写了他十三封新约书信中的第一封信，即加拉太书，书中已视自己为耶稣基督所召的“使徒”，参 1:1，而且路加医生在写使徒行传时，也视保罗为一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传讲前所未闻的事，即家乡犹大地那里有一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祂就是犹太人（甚至外邦人）一直等待的救主基督（在希伯来文里被称为“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这耶稣按先知所说的受害、死去和复活了，大家都要信靠祂！（参徒 17:3）庇哩亚的犹太人存开放、热诚、谨慎的态度，听了之后便“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徒 17:11）。

今天，或更正确的说，自 1980 年代开始，在北美兴起的“使徒”和“先知”已到世界各地去宣扬他们的新概念，包括 2015 年六月来到马来西亚的恰克·皮尔斯（Charles D. Pierce）。他们宣告的信息叫许多传统福音派信徒，甚至灵恩教会本身（如遍布全球，有超过六千万信徒的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都感到震惊，有者听了如获至宝兴奋不已，有的忧心忡忡深恐异端又来一个！我想，上面提起的庇哩亚人是我们的好榜样，不要马上判定这些“使徒”和“先知”是“魔鬼撒但”或“异端邪教”，但也不要第一时间就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我们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一、“使徒先知运动”到底是什么？

简言之，他们是一群宣告**翻转教会治理体系**，以求在末世大大实践神旨意的基督徒。那翻转什么呢？就是从传统教会的领导者——主教、会督、牧师、长老等——手中将领导教会的职份和权柄取回。他们声称，这是“恢复”以弗所书 4:11 的真理，即“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另参林前 12:28）。他们认为，基督教会应由这经文里提到的首两个职份领导才对，而上帝今天（注意，今天，即这个时代）仍设立使徒和先知的职份（offices）！他们坚信，只有当教会“恢复”这种初期教会的“神圣秩序（体制）”（divine order），由“使徒”和“先知”统领与启动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才有更大的能力（包括发预言、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突破与复兴，能在末世中成为神的大军队成就大事，使神国降临，从魔鬼手中将它在各城各国所占领的“七座山峰”夺回归降基督，即宗教、家庭、教育、政府、媒体、艺术和娱乐，以及企业七大领域。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他们深信，上帝会使用“使徒”和“先知”兑现“末世财富大转移”（Great End-Time Transfer of Wealth）。也就是，上帝会奇妙精心地动工，带来一场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从不义者手中将他们的财富转给属神的子民，进而引发空前的全球大复兴，上亿灵魂将得救！¹

这“使徒先知运动”中也有领导人声称，他们具有神所赐的异能，甚至能如启示录里所形容的，“有权柄在他们传道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启 11:3-6）。他们也有者严批传统教会领袖和基督徒们，若反对这由圣灵兴起的运动，就是被一种叫“宗教之灵”（the spirit of religion）的邪灵捆绑。这污灵迷惑传统教会的信徒，以自义和许多宗教或教会活动来取代内心对上帝的真正渴慕，而且看不见神要在这个时代用“使徒”和“先知”成大事的美意。

¹ 详参：彼得·魏格纳着，*使徒性教会*，晨光译（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以琳书房，2001）；比尔·汉蒙着，*使徒、先知与神的新作为：神在末世对教会与世界的大计划*，平山、林玉瓊、林秀姿合译（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以琳书房，1999）；R. Douglas Geivett and Holly Pivec, *A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A Biblical Response to a Worldwide Movement* (Wooster: Weaver Book Company, 2014); R. Douglas Geivett and Holly Pivec, *God's Super-Apostles: Encountering the Worldwide Prophets and Apostles Movement* (Wooster: Weaver Book Company, 2014); Peter C. Wagn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Is Not a Cult"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charismanews.com/opinion/31851-the-new-apostolic-reformation-is-not-a-cult>.

著名的教会增长和属灵争战学者，也是美国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adena, California）前教授和国际使徒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Apostolic Leaders）的前领导人，彼得·魏格纳（C. Peter Wagner）是这一场北美使徒先知运动的主要神学建构者，或“理论教父”（intellectual godfather）。他在1994年将这一场运动命名为“使徒性新改革运动”（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简称 NAR）。他说，“新改革”是因为这运动的全球影响力等同十六世纪由马丁路得所启动的改革，而“使徒性”是因为这运动带给传统教会最大的改变就是推行使徒管理制（apostolic governance）。他指出，NAR 也可被称为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新灵恩派（Neocharismatic）、独立教会（Independent）、跨宗派教会（Nondenominational）。他宣告，从2001年开始，教会已进入空前的“第二使徒时期”（Second Apostolic Age）！

目前，北美的 NAR 已有自己的电视台称“上帝电台”（GOD TV），还有极广大的教会和事工网络，如联系全球五十个国家中两万间教会的丰收国际事工（Harvest International Ministry, HIM, 由使徒祈安 Che Ahn 领导）、国际祷告殿（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IHOP, 由先知毕迈可 Mike Bickle 领导）。他们甚至已开始出版自己的圣经译本叫《热情圣经译本》（Passion Translation），由西蒙斯（Brian Simmons）使徒出版。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一场在彼得·魏格纳口中称为“基督教会大地震”（Churchquake）的运动呢？

二、可“赞”之处：

“使徒性新改革运动”的确有可赞赏之处：

一，他们非常关注基督徒和教会对社会与世界的**全面影响力**，也就是，教会的存在不只是一要“作礼拜”和“布道”，救人灵魂上天堂，也要奋勇地把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实际地带进现世各领域和文化处境中，粉碎魔鬼的权势，使各界心意更新变化，归向真

神。这包括在宗教领域彰显圣灵的神迹奇事之能（power）、家庭生活中活出幸福（blessedness）、教育界里传递真理（truth）、政治界中伸张公义（righteousness）、媒体空间里传播真相事实（fact）、艺术娱乐圈里实践圣洁（holiness），以及企业界中拥有和善用财富（abundance）。

二，他们重视信徒追求与神的个人关系，尤其是聆听圣灵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且把圣灵所说关乎某人或某事的话，说出来，造就、劝勉、安慰人，带给个人和社体，甚至社会和国家方向。

三，他们看重，且启动，各信徒发挥与追求**各样恩赐**，且深信神迹奇事的存在。

四，他们大力推动为国家和社会祷告，深信**属灵争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强调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到目前为此，在我所接触和阅读的范围里，NAR 的基要信仰与正统基督教信仰没有出入；也就是说，他们与传统福音派一样，坚信：守约施慈爱的创造主耶和华在以色列历史中的救赎计划；三位一体真神；拿撒人耶稣乃道成肉身之圣子，祂的死和复活使罪人因信称义，获得永生；圣灵乃真神，更新基督徒并赐下各样恩赐，使我们在末世活得荣神益人；圣经是上帝的话，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学义，以心灵诚实敬拜事奉神；教会的存在是要使万民归主蒙恩。至今，我所认识，参与这运动的弟兄姐妹们，与我一样，都是追求遵行大诫命，虔诚爱主爱人，甚愿神国降临的基督徒。当然，我此番话不表示我加入这运动，或认同他们的所有理念，更不表示我赞同他们所发出的所有预言。我只是要表达，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这运动不是异端。

三、当再思之处：

“使徒性新改革运动”也有需再思和自省，甚至更正之处。正积极参与这运动，或已认同这运动理念的主内弟兄姐妹们，需要本于圣经的启示和历史的见证，再思名词的使用与职份功能的发挥中，什么是绝对的（dogmatic and essential），什么不是绝对的。

使徒的意义

先谈“使徒”。其实，“使徒”这名称在最早期第一代的基督徒当中就有狭意和较广意的用处。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显明这种用法，他提到复活的主耶稣向人显现时这样说：“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布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林前 15:5-7）。

保罗的话显示，当时已有“十二使徒”（*dodeka, the Twelve*）和“众使徒”（*apostolois pasin, all apostles*）之别。前者，“十二使徒”，是狭意的，特指神的儿子耶稣在世时亲自拣选的十二门徒，及后来受选取代犹大的马提亚（太 10:2；路 6:13；徒 1:2-3, 17-26）。这“十二使徒”的教训和权柄是初期教会信仰、生活及扩展的根基（徒 2:42；4:33-35；8:14-15；参启 21:14）。但是，除了这“十二使徒”，新约书信显示还有“众使徒”，这包括：主特别显现和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罗 1:1；11:13；林前 9:1-2；15:9；加 2:8；弗 3:1-11）、耶稣的弟弟和耶路撒冷教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雅各布（加 1:19）、保罗的宣教同工巴拿巴、西拉、提摩太（徒 13:1-3；14:14；15:22, 40；16:1；帖前 1:1；2:6-8）、为福音缘故和保罗同坐监狱的夫妇安多尼古和犹尼亚（罗 16:7）、由保罗带领信主并与保罗同工的希腊人提多及一位不知名的“兄弟”（林后 8:23，注意 23 节的“使者”原文是 *apostoloi* 使徒）。保罗甚至在罗马书信的开端说（请注意当时保罗还没到过罗马），那些比他更早几十年就已把福音带到罗马，并在当地建立了教会的无名信徒和传道人，是与他一起从上帝受了“使徒的职份”的（*apostleship*）！他说：“我们从祂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祂的名信服真道。”（罗 1:5）

可见，“使徒”在最早期的教会中就有较广意的用法，指被教会差遣出去“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并建立教会的使者（弗 3:5-9；林前 2:1-16）。今天，传统教会多称他们为开荒布道的“宣教士”（*missionary* 全职或带职），与“植堂者”

(church-planter/founder, 参林前 3:9-19 保罗描述自己是为外邦教会立根基的工头, 及弗 2:20 保罗描绘教会根基的图像)。

但是, 除了以上较广意的用法, “使徒”一词**最广意**的用法就是指全体得救, 且受托要去得人如得鱼, 使万民作主门徒的基督徒。正如彼得宣称“信徒皆祭司”一样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彼前 2:9), 信徒也是皆 (最广意的) 使徒, 因为“使徒”一词 (*apostolos*) 在希腊原文里的基本意思就是“被派出”或“被派遣”, 而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使者! (可 16:15-18; 太 28:18-20) 在这**最广意的亮光下, 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虽没有使徒的职份 (apostleship/office), 但都有 (最广意的) “使徒性” (apostolic) 身份、使命和权柄**——被天父, 在基督里, 藉着圣灵, 大能大力中, 差进世界某个领域发光作盐, 使神的国度和神的公义怜悯, 渗透婚姻家庭、教会社会、国家文化各层面 (太 6:9-10, 33; 弗 3:20-21; 腓 1:6, 9-11; 来 13:20-21; 雅 5:16-18)! 有了这最广意的瞭解 (“使徒”就是被差的使者), 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会把道成肉身的耶稣也称为“使徒” (来 3:1, 和合本圣经译为“使者”, 原文是 *Apostolon*, 即“使徒”); 他要表达的是, 拿撒勒人耶稣是由圣父差来世上的 (来 1:6)。因此, 耶稣也在复活后对门徒说: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 20:21)

如此看来, **新约圣经的概念和初期教会的榜样应该是清楚的: 狭意的“十二使徒”是历史性的, 非常独特, 后期就没有了; 但是, 较广意的“众使徒” (就是到没有基督徒或很少基督徒的地方开荒传道, 建立教会的全职或带职宣教士、植堂者), 以及最广意具“使徒性”的基督徒, 应该是历代都有的。历世历代基督教会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救赎, 而“根基”是主耶稣升天以后, 那些**第一代的“十二使徒”和“众使徒”的见证与教训 (弗 2:20), 因他们是最接近主耶稣在世时期的人物。正如最后一位去世的使徒, 约翰所说: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作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约一 1:1-2)。****

接下来，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直到现代的信徒们，领受了第一代“十二使徒”和“众使徒”的见证与教导（书信），应为自己能拥有这一份历史性、权威性、明确的真理根基和产业感恩，并按正意分解与应用它（提后 2:15），且为这“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 3）。同时，我们该自觉本身在**这时代**的“使徒性”，也就是，众基督徒绝不是“平（凡）信徒”——我们要热诚地应用差遣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徒性大权柄（Christ-endowed apostolic power and authority 可 16:15-18；太 28:18-20），及灵里的使徒性智慧爱心和各样恩赐（Spirit-empowered apostolic graces and gifts 罗 12:4-8；林前 12:4-13:8；弗 4:11-13；彼前 4:10-11），同心合意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职场和国家中，忠心地见证十架与复活的福音，求神的国度和神的公义降临！

那么，使徒这职份到底有需要在现今教会体制或领导层中恢复吗？

按以上经文的分析来看，不必要。若有教会领导人要如此行，我也不反对，只要他们不提升自己的权威性到一个地步——将自己的职份和话语等同于新约中第一代的“十二使徒”和“众使徒”。

对那些现代使徒，自认为能发出与第一代“十二使徒”和“众使徒”同等权威的新启示与预言的，我要否定他们的圣灵观和启示观（我相信今天圣灵仍有启示，并赐下预言，不过，不能等同于第一代的“十二使徒”和“众使徒”，下文会进一步解释有关现代先知的启示和预言）。因为，初期教会在圣灵带领下，已在头四百年里，认定当时众基督徒和教会，都公认能作为信仰绝对标准的新约廿七卷书信（即由第一代“十二使徒”和“众使徒”作的见证与教导，及蒙启示所发出有关末世的预言）。对那些现代使徒，认为不愿接受这“新皮袋”（使徒管治）的基督徒和传统教会，就只能在末世的大复兴浪潮中作旁观者，我要否定他们的圣灵观和教会观。因为这未免太绝对化自己的职份和能力，有今生属灵骄傲的危机，且轻看圣灵在普世教会中多元化、创意、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作为！

圣经和过去两千年的教会史显示，历代任何一位属灵领袖或一个信徒群体，只要：

- 一， 渴慕父神的荣耀和国度降临，高举基督的降世受死与复活和再来，追求圣灵的充满与恩赐异像；
- 二， 重视祷告生活和查经灵修，强调悔改与重生，实践圣洁美德，爱人如己；
- 三， 热诚传福音救灵魂，并深信神迹奇事会随着布道的脚步以印证福音的大能；
- 四， 同心合意敬拜团契和栽培门徒，且动员全体信徒事奉与入世发光作盐；
- 五， 对时代有胎动感，有心对周围的问题和危机说（些）话作（些）事，如看见贫穷和苦难的问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公与动荡、各式欺骗欺压等，而开始有救赎性的策略和行动；

更新和大复兴的浪潮就会激起，且留下长久的影响。

以上的五大因素是基督教会**绝对必要**有的特质，至于是否使用“使徒先知”这职份（offices），我认为，不是绝对必要的。换句话说，借用资深神学家罗伯·史累特（Robert Schreiter）谈本土化神学的术语表达，²上述五大特质是历代以来，神复兴教会的“**核心**”或精髓（kernel），而领导职份和教会制度则是各世代和各处教会复兴的“**皮壳**”（husk）。“核心”不变（the constants），“皮壳”可变（the context）；以保罗的话描述，“核心”是“宝贝”（the treasure），“皮壳”是“瓦器”（the jars of clay）——“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林后 4:7）以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事件来描绘，耶稣是“核心”，驴驹是“皮壳”（太 21:7）。因此，以“牧师”或“会督”或“长老”职份领导也好（如传统福音派和多数灵恩教会），以“使徒”和“先知”职份领导也好（如现在 NAR 运动的领导人），或是只以“老师”和“弟兄”/“姐妹”身份领导也好（如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教会），只要以上五个核心因素存在，那一个“皮壳”就将成为上帝手中的贵重器皿（提后 2:21）！上帝千古不变的应许是：“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 2:30）主耶稣的应许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 14:12）

² Robert J. Schreiter, *Constructing Local Theologi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5), 6-16.

近代教会历史中的其中三个大复兴浪潮足以说以上论点。³ 三位蒙恩带领这大复兴的属灵领袖都没有改他们的职份为“使徒先知”，也没要宣告自己领受“使徒先知”的呼召，但他们本身，和受他们影响的基督徒们，都充份发挥使徒性（即像当年第一代使徒般）的领导魄力（apostolic leadership）和使徒性的传福音热诚与权能（apostolic passion and power），影响千万人醒觉，实践“信徒皆祭司”的敬拜和“信徒皆使徒”的作为，更新教会，转化社会。这三人是：

1. 西方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 1703-1791）：他和弟弟，及许多立志全心爱神爱人的循道徒（Methodists），在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北美，将福音普传当时说英语的世界中，给教会带来全新的敬虔气息、海外宣教的突破和社会改革动力，连现代英国政治家罗伊·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在其著作《卫斯理约翰——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也指出，卫理循道主义鼓励了作劳工的贫苦者要雄心勃勃、刻苦耐劳、品行端正——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工业化的英国帝国所不可缺少的中坚份子。⁴
2. 东方华人科学家，福建兴化卫理教会按立的牧师和布道家，宋尚节博士（1901-1944）：他仅叫人称他“宋先生”，朴素殷勤，1927 由美返华之后，约十二年里走遍中国和东南亚多处，领千万人归主、复兴、献身。他在各地所组织的布道队，在他离开当地以后继续传道，初志不灰，竭力作传道的功夫！虽他四十四岁就离开世间，有历史家（Daniel H. Bays, Lian Xi）估计他事奉期间领十万华人信主，各地至今仍有许多关于他事奉中，靠圣灵大能所行之神迹奇事的故事（医病、赶鬼、先知性的说出人隐密的罪，甚至中国教会的未来等）。有许多后期华人教会的重要领导人，如华福运动创办人王永信牧师，也是当年 11 岁的时候在“宋先生”主领的北京布道会中献身的少年人！⁵

³ 近代教会还有许多复兴浪潮，参 Edith L. Blumhofer and Randall Balmer,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⁴ Roy Hattersley, *John Wesley: A Brand from the Burning* (Reprint, London: Little, Brown, 2003).

⁵ Daniel H. Bays 是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的荣誉历史系教授（the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Calvin College, Michigan），Lian Xi 则是留美华人历史教授（Hanover College, U.S.A.）。他们论宋尚节的著作包括 Daniel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12);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3. 非洲尼日利亚黑人阿德蓬牧师 (Enoch Adejare Adeboye, 1942-) : 本为大学讲师的阿德蓬在 1973 年重生, 1977 年献身全职传道后, 在 1980 年接续他主任牧师 J. O. Akindayomi 继续领导被创立才廿八年的蒙救赎基督教会 (The 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 RCCG)。在圣灵的充满和创意领导之下, 这教会在国内从 42 个牧区增长到今天 2000 个, 信徒单单在尼日利亚就超过五百万人, 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如今, RCCG 在全球 120 个国家设立教会, 总堂会数目达一万两千间。在尼日利亚的母会,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举行圣灵崇拜 (Holy Ghost Service), 为敬拜、祷告、讲道、布道、医治释放、见证分享, 平均有五十万人出席! 在 1998 年 12 月, 这教会开始在尼日利亚举行三天圣灵节 (Holy Spirit Festival),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估计有七百万人参加。次年的同样聚会中, 有 1200 万人参与! 现在, 这成为一年一度的圣灵大会 (Holy Spirit Congress)。《新闻周刊》(Newsweek) 在 2008 年指出, 阿德蓬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人之一。有许多人视他为使徒, 但他至今仍称自己为 “pastor” (牧师)。⁶

为此, 我认为, 当保罗在公元 56 年写信对哥林多教会说,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林前 12:28), 以及在公元 61 年在监狱中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 “祂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的时候, 他要强调的, 并不是彼得·魏格纳所谓的体制式 “神圣秩序” 或 “神圣阶层” (divine order), 而是在基督身体里的 “神圣团队” (divine team)。⁷ 也就是, 当初期教会当年从耶路撒冷扩展到撒玛利亚和外邦各处时, 新教会的设立往往是基于这团队的美好配搭和服事成果: 首先, “使徒” 在圣灵的带领下一个地方开荒布道 (请记住,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lif.: Standard Univeisity, 1996); Lian Xi,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1-154.

⁶ “PASTOR ENOCH ADEJARE ADEBOYE”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rccguk.church/pastor-enoch-adejare-adeboye/>; “Our History,”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rccguk.church/our-history/>.

⁷ 此亮光从阅读以下解经书中得着: Roy E. Ciampa and Brian S. Rosner, *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Nottingham: William B. Eerdmans, 2010), 580-581, 610-611; Peter T. O’ Brien,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Leicester: William B. Eerdmans, 1999), 212-218; Edwards, Mark J,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New Testament VIII: Galatians: Ephesians: Philippian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Gerald Bray,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New Testament VII: 1-2 Corinthia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上文说过，这使徒可以是“十二使徒”或“众使徒”，甚至包括在某处听了福音后信主，回去自己家乡把福音传开的无名信徒），而“先知”和“教师”是使徒最好的同工。因为“先知”的恩赐主要是“先知讲道”，即“对人说，要造就、鼓励、安慰人”（林前 14:3），而“教师”的恩赐是“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把使徒所教训的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前 2:7；提后 2:2）。换句话说，“先知”所说的，比较是针对信徒当下和未来的切身需要而说，牧养性高（more pastoral）；“教师”所说的比较是教义性的传递（more doctrinal），为信徒打下信仰的坚固根基，以致在外邦偶像林立，道德腐败的社会中，行事为人能分别为圣，有方向与盼望。

当然，这“神圣团队”绝不是唯我独尊式的领导教会，而是在牧养和教导初信者的过程中，就帮助信徒发掘和操练圣灵给各人的不同恩赐，以致大家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为何保罗强调，“…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林前 12:28 下-30）最重要的是，神圣的爱（agape，林前 13:1-8），把“神圣团队”和基督的各肢体联系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用 1860 年代开始使用的宣教字眼来诠释的话，⁸ 这使徒、先知和教师，是任何一个新成立的教会，能“自治、自养、自传”的先锋和奠基团队。

那么，今天，这“神圣团队”（divine team）还在吗？当然有！但是，请记得以上所提的“核心—皮壳”（kernel-husk）/“宝贝—瓦器”/“耶稣—驴驹”原则。在圣灵的恩膏下，这“神圣团队”不一定要以“使徒”、“先知”等职份出现，但可以在不同的处境里，以本土化的“皮壳”继续发挥圣灵所给的这方面恩赐、功能、权威，去开荒传道，牧养栽培，动员事奉，扩展神国。例如，当一位有开荒植堂恩赐与心志的宣教士（不管他或她是带职宣教士，或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信徒），在有牧养与教导恩赐的同工配搭之下，一起在未得之民中，或在基督徒不多的大城市，或在一个新的发展区，或在

⁸ Max Warren, ed., *To Apply the Gospel: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 of Henry Ven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24, 64f; Paul William Harris, *Nothing but Christ: Rufus Anderson and the Ideology of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Peter Ming-ng Tze, *Chinese Christianity: An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2), 187.

一个被罪恶扭曲的文化领域中，或在一个贫（难）民窟中和监狱里，设立福音接触点和聚会所的时候，这“神圣团队”就在动工了，神的国度就会降临，魔鬼和黑暗的权势会被震撼！

如此看来，我坚信，在末世务必要“恢复”的，并不是“神圣秩序 / 体制”（divine order），而是“神圣团队”（divine team work）；不是“五重职事”（fivefold ministry），而是“五重核心 / 精髓”（fivefold kernel）；因为，神是信实的，祂可以用任何一种或一个信靠顺服祂的“皮壳” / “瓦器” / “驴驹” / 体制！我还记得在参加少年团契时代，最激励我委身给主用的其中一首短诗就是：“我愿作只驴驹，主；求祢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祢引导使用我！”

先知的意义

接下来，要进一步论“先知”。

在旧约圣经里，希伯来文“先知”一词（*nabi*）的基本意义是“发言人”（spokesman）。例如，当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王时，祂就用了 *nabi* 这个字（出 7:1-2）。上帝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your brother Aaron will be your prophet）。吕振中华文圣经译本将这句话翻译成：“你哥哥亚伦要替你做发言人。”

在以色列史中，被视为最卓越的“先知”是摩西，因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申 34:10），耶和华与他明对面说话，他也忠心传达神的旨意（民 12:7-8）。值得一提的是，吕振中译本将和合本的“先知”一词都译为“神言人”或“神言传讲师”。例如，他译民数记 12:6 为“永恒主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神言人，我永恒主就要将本身让他在异象中认识，我要和他在梦中说话。’”列王记上 18:22 被译为“以利亚对众民说：‘永恒主的神言人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神言人却有四百五十个。’”马太福音 22:40 被译为“这两条诫命，就是全律法和神言人的教训所依据的。”哥林多前书 12:28 被译为“上帝在教会里所配置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神言传讲师，第三是教师…”。以

弗所书 2:20 被译为“被建造在使徒和神言传讲师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房角石。”约翰一书 4:1 则被译为“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别都信了；总要察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上帝；因为有许多假的神言人已经出来到世界上来了。”

按圣经的记载来看，“先知”或“神言人”之所以能做神的代言人是因他们的“先见”之能（撒上 9:9, 19 seer），即他们获神所赐一种新而显着的洞知能力，包括异象和异梦。他们所发之言有三种性质：⁹

一，先知代表上帝对眼前的处境和人发“忠言”，用今天的话说，即讲道或教导（forth-telling / preaching）。也就是，先知所说的不是关乎“未来”（future），而是“当下”（present, now）。先知关心眼前的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并勇敢警戒、教训、安慰人。在以色列史中，有些先知甚至成为百姓实际的领导人（士 4:4 的底波拉、撒上 3:19-21 的撒母耳、王上 17:1 的以利亚）。在旧约时代，先知直言不讳的例子包括：耶户责备犹大的约沙法王帮助北国邪恶的亚哈王打战，指约沙法“爱那恨恶耶和華的人”，因此耶和華的忿怒临到约沙法，容许外敌攻击他（代下 19:1-2； 20:1）。另外，被掳时期的以西结“发预言”（其实就是教训）责备犹大国王和领袖失责，“只知牧养自己…不牧养群羊”，导致国家沦陷（结 34 章）。在初期教会中，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到外邦安提阿去，宣布议会的决定，因为他们“是先知”，也就是他们很有恩赐“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徒 15:32）。在哥林多教会中，“作先知讲道的”（吕振中译本译为“传讲神言的”）是特别有恩赐对弟兄姐妹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甚至能揭露人心里的隐情，劝醒人们悔改归正（林前 14:3, 24-25）。

二，先知领受上帝的启示，而对未发生的事，或未来神要施展的救赎计划，发“预言”（fore-telling / predicting the future）。阿摩司指出，这是先知很独特的事奉：“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祂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摩 3:7）例如，在旧约时代，撒母耳蒙耶和華指示，第二天会遇到被选为以色列第一任国王的便雅悯人扫罗

⁹ 以下论点归纳自圣经与以下资料：Alec Motyer 著，“先知，女先知”，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R.E.O. White 著，“先知门徒”，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Wayne Grudem,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Revised edi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00).

（撒 9:15-17），撒母耳接着更详细“预报”扫罗到基比亚受圣灵奇妙感动的行程（撒 10:1-12）。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米该雅对抗四百位说好话的假先知，预言亚哈王要去攻取基列的拉末一战必定失败（代下 18:1-27）。南国先知以赛亚在描写耶和華受苦的仆人时，预言这仆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在七百多年后准确应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上（赛 53 章）。还有，公元前六世纪的以西结，预言骄傲和拜偶像的埃及将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灭亡（结 30 章）。在初期教会中，耶路撒冷的先知亚迦布到安提阿时，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后来他也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都应验了（徒 11:28；21:10-11）。基本上，先知在圣灵的启示之下预言未来的目的，不是要满足信徒的好奇心（curiosity），而是要唤醒上帝子民的良心（consciousness）和雄心（courage），坚定上帝的儿女们，在信望爱中，用“我知谁掌管明天”的眼光，作眼前合神心意的选择，与神同行，按祂的蓝图一步一步勇敢地走向未来，不灰心地服事他们所处的世代，期待和参与神国度的降临！

三，先知“受感说话”（吕振中译本译为“受感动而发神言狂”，现代中文译本译为“像先知一样呼叫”）。圣经中如此描述先知时，主要是指他们在一种“超脱”（ecstatic）的兴奋狂喜中，敬拜称谢神、宣告关乎神的所是与所为的真理。例如，当耶和華要摩西设立七十位长老同管百姓时，耶和華的灵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人，使他们“受感说话”，藉此肯定神对他们的拣选，以及神的膀臂绝不缩短的应许（民 11:17-29）。还有，当自卑的扫罗受膏为以色列的君王时，他按塞缪尔的指示马上到基比亚去，就在那里与一班先知一起在音乐中“受感说话”，这对他很重要，因他从这特殊经历中获得作王及神与他同在的确据（撒 10:5-12）。但是后来，当扫罗作恶时，神也藉扫罗“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的超脱现像，显示他为王的身份已被神弃绝！（撒 19:20-24；这提醒我们，不要随便断定经历奇特的超脱现像和说方言都是神的恩宠，它可以是宣告神的审判）。在新约里，主耶稣的使徒和门徒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时，都奇异的说起别的语言来，这也是一种超脱现像，特别发生在他们的口舌中，而当时的目的是，使那些到耶路撒冷过节，来自十五个地方的人们，能当场在他们熟悉的语言中，听见基督的福音（徒 2:1-13）。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信徒得恩赐用“万人和天使的方言”来祷告，深得造就；但保罗吩咐他们，不要在公开聚会的场合滥用这恩赐，也就是，要翻

出方言的意思和信息使教会得造就，不然的话，就私下“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林前 13:1；14:2, 4, 12-13, 16-17, 26-28）。

在旧约时代，除了发忠言、预言及“受感说话”，圣经也记载先知是代祷者。例如，为所多玛和蛾摩拉，及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代祷的亚伯拉罕，被称为“先知”（创 18:22-33；20:7；20:7的“先知”一词是旧约最早出现 *nabi* 之处）。另外，面对恶贯满盈的犹大人，杰里迈亚先知被神吩咐“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耶 11:14；14:11）。可见，先知是与神亲密相交的代祷勇士，他们的代祷能带来个人和社体的转化。

旧约的记载还显示，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先知之外，以色列民间有先知组织或学校的存在（撒上 19:20；王上 18:4；王下 2:3, 5, 7；4:1, 38；6:1；摩 7:14）。塞缪尔记上 3:1, 20-21 和 19:20 提示，这些先知的门徒应是受训传扬耶和华言语或默示的人。到了新约的初期教会时期，使徒行传的记录也显示不少先知存在（徒 11:27；13:1；15:32；19:6；21:10）。在保罗的眼中，先知恩赐是基督身体的其中一个重要肢体，由圣灵所赐，特别透过讲道、教导、对人说造就 / 鼓励 / 安慰的话、劝醒人悔改、揭灵人心里的隐密事以助人体验和转向神，来建立教会（林前 12:4-12, 28；14:1, 3-5, 19, 24）。当然，先知有真有假，故保罗切切提醒，全教会要注意听，但也要“慎思明辨”（weigh carefully, evaluate, judge 林前 14:29；帖前 5:19-22）；使徒约翰也语重心长地吩咐：“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约一 4:1-2）

今天还有先知吗？我相信，按圣经的启示来看，今天，在末世中：

一，“发忠言”的先知（即针对眼前状况及需要而讲道、教导、说造就 / 安慰 / 劝勉的话，甚至能揭露人心里的隐情，劝醒人悔改）仍然存在，也必须有他们在，使教会内外罪人归正、信徒成长、公义得彰、沉冤得雪、弱者振作，主道主工兴旺！今天，圣灵可以把这恩赐赐给全职祈祷传道的神职人员，也可以赐给参与服事的本处传道和长老执事，或栽培信徒的细胞小组组长、教导小朋友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关心青少年人的团契顾问和

干士、领导团契的职员们，还有那些蒙召参政而需要仗义执言的基督徒，甚至任何一位信徒！

二，“发预言”的先知（即针对未来，说出上帝对个人/教会/国家的具体带领和心意）也仍然存在，但**必须谨慎地在圣经的启示与预言规范内发预言**，免得变成异端邪说，绊倒人，也羞辱主的名。真正从天父，在基督里，藉圣灵而启示的现代预言，第一，它一定不与圣经里的基本启示和预言有冲突；第二，它不管是在异像中赐下，或在异梦中指示，或以清楚的声音说出，给领袖和信徒们看见或听见，加上多番多人的肯定之后，其目的是，使信徒和教会更懂得如何为自己和时局祷告，以致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堵住破口，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真正出于神的预言，也能提醒基督徒（个人或整体），智慧地避开某些灾祸，或相反的，预备好刚强地面对将临的苦难，凡事盼望，继续做醒圣洁地度日，以上帝的爱和智慧作美好的见证（林前 14:26, 31）。

让我举个近期成就的先知预言个案来作为参考：¹⁰ 印度尼西亚在 2014 年举行了全国立法选举和总统大选。当时，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长官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与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竞选总统。7月9日，全民直接投票选出正副总统。7月22日，结果被公布：由佐科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Perjuangan）以 53.15% 的得票率，胜过由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Partai Gerakan Indonesia Raya，得票率 46.85%）。后者不承认败选，局势非常紧张！基督徒要如何为这时况祷告呢？有忠心，且迫切，为国家代祷的祷告勇士们（先知）开始同感一灵地领受这感动——即求和好与和平，甚至具体地祷告，佐科与普拉博沃能和好！全印度尼西亚基督徒过去多年来建立的紧密代祷网开始动工，各方获知，为此目标恳切代祷。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令人担忧的张力和僵局持续了近三个月。10月18日，佐科就任前两天，《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刊登了一则令

¹⁰此个案的见证是笔者在 2015 年 4 月 13-16 日，在西马波德申卫理中心，参加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总议会所举办的全国传道师学校时，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主题讲员伊满·桑托索博士（Dr. Iman Santoso）口中听到。他是印度尼西亚基督徒全国祷告网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之一。

人难以置信的新闻，主题为“A Step Toward Reconciliation”（迈向和好的一步）！败选的普拉博沃对媒体说：

我确知，在心灵深处，我们俩都为国家求同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呼吁我所领导的政党，我所有的盟友，以及我的支持者们，支持佐科和他的领导。在政治上，尖刻的言论是正常的，但是最终，我们所要的，就是为我们的国家寻求国泰民安。政见上的分歧不应使我们分裂…我们将在必要时批判他的施政，而他也告诉我这就是民主所需要的…我希望，为了国家的未来，这能为佐科的政府营造一个公平的监督抗衡机制（I am sure that, deep inside, both of us want the same thing for the nation. That is why today I want to call on the party I lead, all my coalition members and my supporters to support Jokowi and his administration. In politics, fierce rhetoric is normal, but in the end, all of us just seek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our country.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views should not divide us... We will criticize his administration when necessary and he told me that was what a democracy needs...I hope it can create a fair checks-and-balances mechanism for Jokowi'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better future of the country）。

国内另一个重要政治领袖评述说：

这是一个大突破。它就发生在一个大家都开始认为我们已不能一起坐下来和交谈的时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面，为星期一的就职礼，先带来了正面的能量，且缓化正在升温的政治气氛（It's a great move. It's happened at a time when the public had begun to believe we can't sit together and talk.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figures is crucial to igniting positive energy and to cool the rising political temperature ahead of the inauguration on Monday）。¹¹

岂不是吗，当我们凡事认定天父，在基督里，藉圣灵的指示时，祂就指引我们的路（箴 3:5-6）！耶利米早就宣告了耶和华的美好应许：“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 33:3）因此，为了神的荣耀、国度和公义降临，在智慧聪明上有限的我们，要相信上帝今天仍会赐下启示和预言给寻求祂的人，一方面，是为要苏醒我们的灵，引导我们各人走义路，另一方面，是使教会整体能成为真正的“万

¹¹ Sita W. Dewi and Yuliasri Perdani, “A Step Toward Reconciliation,” *The Jakarta Post*, 18 October 2014 (accessed 14 July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10/18/a-step-toward-reconciliation.html#sthash.IWRMvIZe.dpuf>; Internet.

国祷告的殿”，有具体的代祷方向、行动异像，力上加力，为民为国“站在破口防堵”（结 22:30；可 11:17）！

三，“受感说话”，即以方言敬拜祷告，也仍然存在；只是，要注意，若有出人意外的超脱现象发生（如倒下、跳舞、说出人意外的方言、身体强烈晃动等），经历者务必以感恩和儆醒之心在神面前自省，整理自己的生命，继续踏实地在家人和众人面前，追求圣洁仁义的生活，而且，千万不要绝对化和高举自己的超脱经验，视自己为高人一等的“超属灵人”，更不要盲目地追求这超脱经验，亦不要批判那些没有这经验的信徒不够属灵，没有圣灵充满，甚至还未得救（注意，世上许多宗教里都有以上超脱现象的宗教经验，虽然那是出于不同的灵）！切记，无所不知的圣灵对每一位信徒的“爱的语言”会有不同——有的从圣灵领受异像异梦与方言祷告的恩赐，有的经历很强烈的肉体震撼深感神的同在，有的是在灵修默想中感受心中无比的安静和喜乐，有的是在唱诗时领受极深的安慰和医治而泪流满面，有的是在禁食祷告中领受一节清楚的经文成为重要抉择的具体指引，有的是感觉全身从头到脚顿时异常火热洁净心灵深处的仇恨或捆绑…。无论如何，无所不知的圣灵总会以祂自己的方式，按各人的灵里深处需要，对我们说话，触摸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天父阿爸的真理和慈爱中更新变化，更像主耶稣的样式。记得，要**注目和追求圣灵赐下的成圣果子和能力恩赐，以及圣灵已经默示的圣经全面真理，不要注目和追求奇特的超脱现象**；前两者是“核心”，后者（现象）是“皮壳”（超脱现象可有可无，而且其他宗教信徒也有，多的是呢）！

四，代祷的先知也当然存在。保罗吩咐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 6:18）；他又吩咐提摩太“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提前 1:1-3）。主耶稣更是留下标准的祷告指南，叫我们在跟天父相交时总是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9-10）

这代祷的“先知”在今日至少可有两方面的运作法：一，是动员全体教会代祷，各肢体都看重代祷事工（如在大小聚会中都进行代祷，又召代祷勇士团，设立祷告室、wechat中的祷告网络等）。二，是教会中有一群特别有负担，亦有代祷恩赐的弟兄姐妹，与教会领导人配搭，带领教会更具体地按神的心意，为某人某事代祷。这一群“先知”（传统教会多称为“代祷勇士”），把他们在祷告中领受的“启示”和“预言”（传统教会多谨慎和谦虚地称为“感动”或“亮光”），与教会领导人（在卫理公会的体制里是牧师传道、会友领袖、执事会等）分享之后，便一同花时间察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领导教会准确祷告，与神同工，成就神的美意。

结语：胸怀大公精神，发扬卫理特色

教会历史里见证了千万个从不同处境中兴起的大小运动，有者成为异端误导冲击教会，有者成为祝福更新复兴教会，甚至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和宗派。无论如何，上帝在过去两千多年里，奇妙又信实地保守了基督教会，守住真理，并以诸般的智慧在不同的文化中传扬基督，且参与各地各国的建设。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天父，会继续带我们走下去，直到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犹 24-25）。

我认为，到目前为此，使徒先知运动的确提醒和激励了传统教会：要积极入世转化被罪恶扭曲的文化与生命；渴慕圣灵各样的美好恩赐；注意圣灵在正典中的权威启示，但也认定圣灵现在仍会说话指示；重视属灵争战和代祷。可喜与感恩的是，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都已在以上各方面“启动新步伐”，愿与圣灵同行同工。例如，近年来，卫理教会不断强调职场见证，也积极关注动荡的国家和社会时况，热诚地代祷及参与更新转化的工程。放眼全球，其实，这是圣灵在普世大公教会中叫神儿女们同感一灵的作用，因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

甚愿主内参与使徒先知运动的基督徒们谨慎自守，蒙主重用，不被魔鬼留地步。以下六点，是我的心声，共勉之；我也深信这是圣灵感动我要对你们说的：

一，切记我们不过是天父手中的“皮壳” / “瓦器” / “驴驹”，当常自省，虚灵明觉，谨防在受托使徒先知职事 (offices) 后，人的罪性中可能产生的属灵骄傲与自以为是 的试探 (传统教会的神职人员亦然)。

二，不要轻言论断其他教会被“宗教的邪灵”捆绑，当记得复活的主对任何一个教会都有赞赏和斥责之处 (启 2-3 章)。我们彼此守望、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吧！

三，紧记，任何宗教里都有方言 / 预言 / 异象异梦 / 超脱等的奇异宗教性经验与现象 (问一问道教操练“坐忘”的隐士道长们、佛教坐禅者、华人民间庙宇里的灵媒们，甚至撒但教徒，就知道了，当然，他们的经历是来自与基督教不同的灵)。因此，我们**不要**误导基督徒过份追求超脱式的宗教经验本身，而不知不觉地忽略了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与祂的圣道。

四，**谨慎发预言** (fore-telling)，且容许全基督身体 (大公教会，即所有正统信仰的基督教宗派) 参与慎思明辨。圣经的预言都很具体，但我观察某些使徒与先知的预言，其实很笼统，例如说将有“大震撼”来到等，这是圣经很早就说的了。

五，**小心诠释和宣告“占领”、“统治” (conquering, dominion) 七座山峰的异像**。的确，基督徒蒙召被差，就是要影响世界各文化领域归真理，归真神，但圣经在形容这神圣使命的时候，采用了丰富多元的描绘法，如捕鱼 (太 4:19)、发光 (太 5:14-16)、作盐 (太 5:13)、寻羊 (路 15:4-7; 约 10:16)、医治 (徒 26:18)、争战 (林后 10:4-5; 弗 6:11-17)、指路 (雅 5:20) 等。因此，征服 / 占领 / 统治，只是其中一种 (当然是重要的) 形容法，特别能突出基督徒们靠主圣名和恩典，勇敢与撒但的黑暗势力进行权能交战并得胜的一面，好实践我们被造为世界管家的文化使命。但我认为，尽管这异象合乎圣经且扣人心弦，教会还是在传讲时要对所处的环境敏感，不要让我们的“征服 / 占领 / 统治”宣告和激情，引发不必要的误解。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关怀：在 1910 年代末，中国在大革命欲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失败以后，再加上外国列强多番侵略逼压之下，民间兴起了极强烈爱国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渴望国家能藉吸纳西方的民主文化和科学

精髓而富强起来，不再被受政治和经济欺凌。就在这种微妙紧张的处境里，以“为基督赢得全世界”（Win the world for Christ!）作为口号和异象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于1922年假北京近郊的国立清华学校进行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这会议获得本地教会大力支持，本地刊物也大力宣传。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反基督教的情绪就在上海和北京高涨，指基督教要“掠夺我国经济”，那会议是“强盗会议”，所以要“与彼宣战”！¹²我在想，会不会有马来西亚人在听到基督徒会议或聚会大谈，且大声祷告，要“占领”马来西亚的七座山峰——政府、企业、教育、宗教、家庭、媒体、艺术和娱乐——时，会把它解读为基督徒的“政治议程”呢？

六，不要落入“成功神学和福音”的意识形态和错谬里：专谈财富转移、健康快乐，成功发达，却避谈或少谈患难逼迫、背起十架、圣洁舍己、为义受苦；只谈神的大爱和正面应许与祝福，却少谈或不谈人的罪恶与悔改的必要，以及神的公义审判和地狱永火。成功神学将人与神的关系视为“给与得的交易”（give-and-get transaction），而神是那一位要使祂的儿女富有、健康、快乐的“糖果爸爸”。上帝，以及对祂的信心与祈祷，被看为我们达到个人成功，累积物质财富的方法。成功神学强调，只要有信心，并不断作正面认信和宣告，就会有求必应，财源滚滚而来，获得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物质祝福与好处！但是，圣经真理的终极关怀，并非财富累积，而是上帝的荣耀，以及罪人在基督里“得救”且“得以完全”（提后 3:14-17），并在工作劳动中代神妥善治理受造界，使世人和世界和谐蒙福，而贫穷者、被掳者、病痛者、受压制者等都能得到适切的救助，恩临四方（创 1:26-28；路 4:17-19；弗 4:28）。成功神学的信息往往让人听了很舒服，得安慰，合乎许多人的口味，不过，它不是全面真理，甚至扭曲了福音的核心。¹³

感谢上帝，我是一位卫理公会会友，也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天父藉这教会领我重生，且栽培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因上帝在十八世纪卫斯理兄弟和早期循道信徒们

¹²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 1900-1949*（香港：宣道出版社，1998），167-170；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107-108；Klaus Koschorke, Frieder Ludwig, Mariano Delgado, eds.,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450-199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Cambridge: Wm. B. Eerdmans, 2007), 108-109；Fredrik Fällman, *Salvation and Modernity: Intellectuals and Fai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 9.

¹³ 有关成功神学发展与谬误，参 David W. Jones and Russell S. Woodbridge, *Health, Wealth & Happiness: Has the Prosperity Gospel Overshadowed the Gospel of Christ?* (Grand Rapids: Kregel, 2011).

(Methodists) 身上的作为而感到极其兴奋，也因上帝在砂拉越卫理公会中过去百多年来的奇妙动工而深信这教会“明天会更好”！我祈愿那感动卫斯理约翰和查尔斯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与全体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和会友，挑旺我们的信、望、爱，效法卫斯理，如同他们效法基督。我立志在卫斯理敬虔、严谨和充满创意的“循道”（循规蹈矩，遵守主道）的精神中，继续跟从和传扬基督，在世界中发光作盐，直到主再来。这精神包括：

一，**重教导 (teaching)**：卫斯理兄弟用心地以讲章、文章、信件和诗歌等各样方法教导信徒，激励大家在神恩和圣爱的神学中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他们教导的内容主要是：上帝恩上加恩，罪人悔改蒙恩，信徒爱神爱人，教会总动宣恩！

卫斯理神学强调，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要罪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爱在人里面得以完全。因此，三一真神在祂的主权与大能，以及慈爱怜悯中，主动施恩，寻找拯救失落的人，这包括：一，白白地施“先备/预设”恩典 (prevenient grace) 光照世上每一个人 (约 1:9)，医治与复苏罪人们那全然败坏、被罪辖制的自由意志，到某个程度，足以负责任地回应神，这其中涉及人人都有的良心功能，以及那关乎上帝永能和神性的基本知识 (罗 1:19-20; 2:14-15)。二，悔改之恩 (convincing grace) ——父神藉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觉悟自己的亏欠和不配，以及除了基督的宝血以外，别无拯救的真理 (约 16:8-11)。三，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 ——天父将单纯依靠基督的信心，藉圣灵赐给诚心悔罪的人，让他们因信称义与重生，进入神光明的国度 (弗 2:8-9)。四，称义和重生之恩 (justifying and regenerating grace) ——基督的宝血和复活大能把信者从罪咎的控告与刑罚，以及罪恶的辖制中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与神和好，成为新造的人 (罗 3:23-24; 8:1-2; 弗 4:24; 约壹 3:9)。五，确据之恩 (assurance) ——圣灵与信徒的心同证他们是天父的儿女，享满足的喜乐和平安 (罗 8:16)。六，成圣之恩 (sanctifying grace) ——全能的父帮助信徒，在积极使用蒙恩的工具中 (如研经听道、团契聚会、祷告禁食、领受圣餐等)，经历圣灵充满，而力上加力，背起十架，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邪情私欲，追求全然成圣，即“基督徒的完全” (Christian Perfection)，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且爱人，甚至仇敌如同自己，活出基督，恢复神造人的仁义与圣洁形象，行各样善事，即怜悯与公义之工，影响

世界（林后 7:1；帖前 5:23；太 22:37-40）。¹⁴ 七，**荣耀之恩（glorifying grace）**——信徒的灵魂和复活的身体最终将在新天新地中，享受与三一真神完美的相交，活在全然圣洁和喜乐中（西 3:4；约一 3:2；启 21:5）！¹⁵

二，**重同行（together）**：卫斯理约翰强调，弟兄姐妹们要同心、同行、同工，才能走得远，为主“转化国家，特别是教会，并在全地宣扬圣经圣洁”。为此，在他领导的复兴和圣洁运动中，他竭力与创意地建立一个能帮助信徒彼此守望相爱的教会体制和生活。这包括：“**联合会社**”（United Society---the cognitive mode），让凡“渴望逃避将来的忿怒，且从罪中得救赎”的人都来聚会，一起祷告和听道，并互勉不行恶、尽行善、遵主道；“**班会**”（class meeting---the behavioral mode），即十二人小组，让组长每周关顾和牧养信徒灵、魂、体的各样需要，确保大家委身作成得救的工夫（腓 2:12），且操练奉献支持传道人、教会和贫苦者；“**小团**”（Band---the affective mode），即五至十人的小组，让已婚或单身男女分开聚会，能更紧密联系，藉坦诚分享、彼此认罪和代祷，使各人得医治，更得力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太 5:48；约一 2:5；4:12,17）；“**精选会社**”（Select Society---the training mode），让有潜能的信徒能被培育成爱神爱人的属灵领袖，改进他们的每一种才干，使他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悔罪者团契**（Penitents bands---the rehabilitative mode），让缺乏意志力、个人纪律、受某些罪所辖制、冷淡的信徒，能在灵命成熟者的督促下，恢复起初的爱心，胜过捆绑他们的罪（如酗酒问题），与神和好，重新得力，过圣洁的生活。¹⁶

三，**重入世（touching）**：卫斯理约翰曾指出，循道圣洁复兴运动的主要教义有三个，即**悔改、信心、圣洁**；悔改犹如信仰的走廊，信心则像信仰的入门，而圣洁就是信仰的

¹⁴这“全然成圣”绝不是一种完美主义（sinless perfection）；韦斯利澄清说，已有全然成圣之心的基督徒，只要他们仍在世上，他们就还会面对试探、弱点、知识不完全、判断有误等种种挑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故意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是常以爱神爱人的动机行事为人，保守自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若不慎跌倒，他们也必不贪恋罪中之乐，反会尽快归正学义。

¹⁵ 有關衛斯理的救恩觀，詳參 Kenneth J. Collins and Jason E. Vickers, *The Sermons of John Wesley: A Collection for the Christian Journe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3); Kenneth J. Collins, *The Theology of John Wesley: Holy Love and the Shape of Grace*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7); Randy L. Maddox, *Responsible Grace: John Wesley Practical Theology* (Nashville, TN: Kingswood Books, 1994).

¹⁶ D. Michael Henderson, *John Wesley's Class Meeting: A Model for Making Disciples* (Nappanee, Ind.: Francis Asbury Press of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97); Kevin M. Watson, *Pursuing Social Holiness: The Band Meeting in Wesley's Thought and Popular Methodist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房屋。一个人在经过走廊，跨过门以后，最终将进入房屋；照样，一个罪人在悔改中，因信称义之后，必一生以追求（个人和社会）圣洁为目标，因为神是圣洁的。韦斯利给圣洁下的定义是：“我们全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在这爱中戒绝诸恶，向众人尽行诸善…我们相信，这爱是生命的良方，是对堕落世界的诸邪恶、诸痛苦、诸恶习的最佳治疗法。那里有这爱，那里就有美德和快乐携手相随。也有谦卑的心思、温柔、坚忍，以及上帝的全部形像，同时，还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无法言喻的喜乐，以及充足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渴望在世上建立的信仰，一种有爱和喜乐，以及和平的信仰；它的座位是在心中，在灵魂的深处，但它却常借着果子显露自己，而且不断在无邪（因爱是不对邻舍作恶）和各样善行中涌流出来，向四周传播美德和快乐。”¹⁷

卫斯理亦曾一针见血地宣告，“上帝兴起那被称为循道徒之传道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革新国家，尤其是教会，在全地宣扬圣经圣洁。”¹⁸ 在 1928 年，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蓝道尔·托马斯·戴维森（Randall Thomas Davidson）评述：“卫斯理实际地改变了英国的光景，甚至是国家的质量。”¹⁹

在末世中，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天灾人祸严重化的时候，愿普世持正统信仰的基督教会各宗派与各种运动，都能胸怀大公精神，在高举圣经真道和站在历史性信经的根基上，我们一方面欣赏和研讨彼此在神学、礼仪、和实践法上的异同，相互守望，另一方面，我们谦卑齐心，殷勤与圣灵同工，发挥各自的特色，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愿

¹⁷ John Wesley wrote, “Our main doctrines, which include all the rest, are three---that of repentance, of faith, and of holiness. The first of these we account, as it were, the porch of religion; the next, the door; the third, religion itself. Religion itself...we define, ‘The loving God with all our hearts, and our neighbor as ourselves; and in that love abstaining from all evil, and doing all possible good to all men...The [holy] love we believe to be the medicine of life, the never-failing remedy for all the evils of a disordered world, for all the miseries and vices of men. Whenever this is, there are virtues and happiness going hand in hand. There is humbleness of mind, gentleness, longsuffering, the whole image of God,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eace that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and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This religion we long to see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a religion of love, and joy, and peace; having its seat in the heart, in the inmost soul, but ever showing itself by its fruits; continually springing forth, not only in all innocence, (for love worketh no ill to his neighbour), but likewise in every kind of beneficence, spreading virtue and happiness all around it.” 参：“The Principles of a Methodist Farther Explained,” 1746, in Thomas Jackson, ed.,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14 vols. (London: Wesleyan Methodist Book Room, 1872; Reprint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07), 8:472, 474 (VI.4,6).

¹⁸ “Minutes of Some Sever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Rev. Mr. Wesley and Others; from the year 1744 to the year 1789,” Q. 3. “What may we reasonably believe to be God’s design in raising up the Preachers called Methodists? To reform the na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Church; to spread scriptural holiness over the land” in Thomas Jackson, ed.,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8:299.

¹⁹ “Wesley practically changed the outlook and even the character of the English nation.” 参：John Wesley and Charles Wesley, *Songs and Sermons* [n.p.: Fount Classics, n.d.], vii.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
荣耀归与父神！